

白鹿原下的年味儿

周养俊

我的老家在长安白鹿原下、泾河边上，走进农历十二月，腊八粥的香味儿就扑鼻而来。按照老习俗，腊月初八是春节的前奏，是准备过年的日子。于是，人们开始打扫屋院里外、碾米磨面、赶集买菜、置办年货。

说着、忙着就到了腊月二十三。这个晚上无论贫富贵贱，家家户户都要烙饅饅馍，这种馍比一般的饼子体积小，手巧的女人还会在边上捏皱纹、面上做花纹，有甜的有咸的也有什么调味料也不放的，用来祭祀灶王爷。于是，那诱人的麦香味儿就伴随着袅袅炊烟在乡村上空弥漫。祭灶日过后，各家主妇就发面做招待客人的蛋蛋馍、花花馍、羔子馍和走亲戚、访朋友时带的礼馍了。这是乡下妇女展现自己本领的时候，一个主妇如何的心灵手巧都要表现在馍的内容和形式上。于是，切菜声、风箱声响了起来，开水在灶头的锅里咕嘟地翻

滚着，捂不住的热气从锅盖边缘不断升腾、消散，把屋子烘得暖融融的。这时间，村头大喇叭里秦腔也吼将起来，乡村的年味儿就愈发地浓了。

腊月三十晚上，家家户户的灯火把大街小巷照得亮堂堂的。老人和儿孙们团聚在一起吃晚饭，还要把老祖先的牌位、遗像供在厅堂的桌子上，点上蜡烛和香，献上水果、糕点和饭菜。一家人一边吃一边拉话儿，直等到零点放了辞旧迎新的鞭炮，这才去休息，有的多喝几杯酒，兴奋得一夜都不睡，这就是乡下的守岁了。

一年一次的团圆饭，也就是年夜饭，无论相隔多远，工作有多忙，人们总希望回到自己家中，吃一顿团团圆圆的饭。有时实在不能回家时，家人们也要为他留一个位子，留一副碗筷，表示与他团聚。

俗话说得好，打一干，骂一万，三十晚上吃顿饭。家人的团聚往往令“一家之主”在精神上得到安慰与满足，老人家看儿孙满堂，一家大小共叙天伦，过去关怀与抚养子女所付出的心血没有白费，这是何等的幸

福。年轻一辈也正可以借此机会对父母的养育之恩表达感激之情。

过去，我们老家的年夜饭主要是吃饺子，也有吃馄饨、臊子面的。吃主食之前，喝酒是必须的。下酒菜多是自家所产，红白萝卜丝、土豆丝、猪头肉、冻肉、油炸花生米、炒鸡蛋、腊牛羊肉等。新年吃馄饨取其开初之意；盘古开天辟地，结束了混沌状态。再则取“馄饨”与“浑囤”的谐音，意思是粮食满囤。臊子面也叫长寿面，新年吃它，预祝寿长百年。近些年，大多数家庭吃饺子，主要是饺子简单，年三十晚上包饺子，也为大年初一早饭做准备。除夕夜，零点钟声一敲响，就开始吃饺子，此时正是子时，新旧交替，子时来临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年夜饭的做法也是五花八门，但其主要的宗旨仍旧是饭菜要代表吉祥，象征着新年新气象，新的一年要万事顺利。近些年，有不少家庭早早就到附近的酒店、饭馆订年夜饭，辛苦了一年了，也该休息一下，订年夜饭省心。

乡下人大年初一不出门，一家人吃吃喝

喝，三顿饭不离桌，要是遇到大雪天，老人们就都在土炕上不下来。这时候，长辈会给孩子们发压岁钱，拿到压岁钱的孩子必然拿上钱去买鞭炮、糖果和玩意儿，撒着欢儿地去玩。这一天，不管小孩儿有什么错，大人们都会宽容。

正月初二，是走岳父家的日子，于是男人们携妻带子，拿上早已准备好的礼品就出发了，这一天就在岳父家过。不出门的老人就把剩下的饭菜热一热凑合吃，等着儿子媳妇一家晚上回来再做新饭吃。

到了正月初三，大家就分散行动了，先走姑家、姨家和舅家这些主要亲戚，往后再走关系远一点的亲戚和朋友。

自个儿家里也要选个日子待客，这个日子不能和主要亲戚的待客日子重复，来的客人多是女儿、女婿、外甥、侄女这些晚辈人，早饭比较简单，一般家庭多吃臊子面，中午饭讲究，八碗、十全或十二件子，一半素菜，一半肉菜，素菜讲究颜色，肉菜讲究实惠，红烧肉、粉蒸肉、四喜丸子、条子肉是必备的。改革开放以前，我们家乡多数人是不吃鱼肉的，这些年餐桌上鱼渐渐多了起来。

我们村方圆一带过年，一直要到正月十五。这一段时间都叫年，走了亲戚朋友、待了客，还要扭秧歌、耍社火、走高跷、唱大戏，这村耍了那村耍，这村停了那村起，每天都有新内容，把个年味儿弄得越来越浓。

其实，年味儿是人营造的，是人的情感营造的，但内里更丰富的则是传统文化，是先祖留下来的，不能丢，也丢不了。

赶年集

张燕峰

民谣里说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来腊八就是年”，腊八是一个美妙的节点，响亮地吹响了人们采购年货的号角。

城市的街道上，到处悬挂着大红灯笼和绚丽的彩灯，店铺门前促销年货的吆喝声持久不息，将过年的喜庆气氛渲染得越来越浓烈。

跻身在采购年货的人流中，自己的心思却回到了20年前的乡村年集。

赶年集对于乡亲们来说是头等大事，无论过去的一年时运多么不济，日子多么晦暗，但来年总有新的盼头。

吃过早饭，爸爸带着我和哥哥，骑自行车向集市出发。路上的人可真多，都是去集市上采购年货的人，大家见了面总要喜气洋洋地打招呼，然后各自马不停蹄地向集市上进发。

到了集市，远远望去，曲折的街道蜿蜒成人的河流，一条流动极快的河流。

驻足货摊前，讨价还价。爸爸是个书生，生性腼腆，不善于跟人还价，但是“货比三家”的道理还是懂。他手中拖着麻袋走在人群中，我和哥哥像两条活泼的小鱼，在人流中你来游去。

一个摊点一个摊点地仔细地看过去，遇到大方慷慨的摊贩主动让人“尝尝”，爸爸也尝尝，看看枣肉是否肥厚饱满，花生米是否味道清香，苹果是否脆甜爽口，但他总是含笑摆手。

我那时馋，受摊贩的鼓励，伸手捏一粒花生米欲送到嘴里，偷眼望爸爸，看见责备的目光扫过来，只好讪讪地放下。

走过一圈，大体上了解哪些摊贩的货物物美价廉了，可爸爸却并不急于买，而是站在几个泼辣的妇女身后，等她们一番讨价还价之后，爸爸便说“给我也来二斤”，这样爸爸就能买上价格便宜的红枣瓜子和花生核桃了。

很快，爸爸的麻袋吞下了许多年货，提在手中沉甸甸的。人太多，大麻袋磕磕碰碰地行走不便，爸爸便把麻袋扛在肩上。爸爸个头高，身材修长，扛着麻袋穿行在人流中，酷似鹤立鸡群。我和哥哥丝毫不担心找不到爸爸。

其间，我们的目光被花花绿绿的年画吸引住了。年画的种类可真多，有神话故事如嫦娥奔月、蟠桃祝寿，有戏曲人物，像穆桂英威风凛凛地骑在马上……更多的是连年有余五谷丰登这样的吉祥画。

这时，我们的目光被一张年画吸引住了：茫茫的大海中，高大雄伟的龙门巍然耸立，一条金黄色的大鲤鱼一跃而过，翻腾起朵朵雪白的浪花。我和哥哥看得出神，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。摊主走了过来，说道：“孩子们，这是鲤鱼跳龙门，谁家买了，来年孩子一定能考上大学。”我和哥哥听了，对视一眼，当即决定买下，因为我们的姐姐明年就要参加高考了。

分开人流中与爸爸会合后，我们高高兴兴地走上了回家的路。一路上，我和哥哥饥肠辘辘，都埋怨起爸爸不准我们“尝尝”那些食物。爸爸严肃地说：“那是贪占小便宜，只能滋生穷气，会让人看不起的。”爸爸的话我们似懂非懂，但还是庄重地点点头。

岁月如风，许多被时间侵蚀的往事漫漶无痕。但是儿时乡村年集的热闹景象和爸爸对我们严肃的样子仍历历在目，那样温暖的画面滋养着我。

故乡的冬

钟莎

故乡的冬，在心里成了一幅温暖的画卷。每一帧画面都盈溢在时间里，无论年岁如何流逝，故乡的烙印一直刻在。墨色山川，褐色田野，黄墙黑瓦，故乡的冬弥漫在人间炊烟的袅袅中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推开门“满地雪花寒不扫”的景象，在故乡少有。故乡是下雪的，但它下得匆忙，下得寥落，下得瞻前顾后。儿时，我总以为，全世界都跟故乡一样，冬天的雪就该如此。白天下得最多的是米粒雪，晚上常常下鹅毛雪。早上起来，地上的雪就全融化了，徒让晚起的人去土地里追忆昨夜的雪。待年岁渐长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有些地方终年大雪封山，有些地方全年四季如春，总有许多人一生从未见过雪。我看着故乡的雪，落在田埂上又悄悄钻进土里，落在溪水中一溜烟全隐没在水流中，落在远山的山顶化作成了它两鬓的斑白。如今，我已经知道了那些没有雪的他人故乡，但我却始终觉得只有我所在故乡的雪，方有人间至味的担当。只因它一颦一笑皆化作了我心上的温情，成为了陪伴我成长的雪。

故乡的冬，自然是极冷的。朔风在山谷中穿梭，带来一阵又一阵清冷。四周的高大山峦化作天然屏障，化不尽北风的萧瑟。所幸也无伤大雅，故乡的冷便该如此，少了一丝风的凌厉与凄冷，都不再是故乡的模样。

我曾经以为，大抵天涯海角不过山川流水，来来回回只那一般模样。后来得知，人间地貌万千，平原一望无际，丘陵连绵起伏，戈壁无尽。我走过盐碱沼泽地，踏过炽热沙漠，感受过碧草萋萋旷野的宁静，但唯有故乡的冷意，令我内心安定。故乡的冷，是湿冷，空气湿度大，寒风呼啸，是刺骨的冷。但却是在这样的冷意中，周围的一景一物却有动人的柔情。

故乡的冬，火笼是必不可少景致。清晨起床，母亲便备好了人手一只的火笼。每一只火笼外形相似，大小不一。倘使定要细说区别，那便是小孩与大人所用之差别。编制火笼的材料为竹片，一般制成圆筒形。火笼内置有铁胆用于盛火，一根结实的竹片弯成把手便于提携。便是这样的取暖之物，成了冬日里离不开手的存在。吃饭的时候一手端一只火笼，双腿驾在火笼上，坐在走廊扒拉着香喷喷的米饭，冬日的景成了赏心悦目的下饭菜。串门的时候，人手提一只火笼，交换着邻居火笼里烧得正旺的炭火，诉说着村里的闲适，生活的恬淡融化在火笼的暖中。火笼到底为传承之物，谁也不知道每个火笼被多少人提过，每个火笼又曾温暖过多少凉冷的心灵。竹片发黄的火笼，如同耄耋之年的老者，虽承担着岁月的风霜，却依旧洋溢着青春的激情，日久弥新。每一只火笼，都是故乡冬天的见证者。

故乡的冬里盛满了时光的温煦，冬之雪，冬之冷，冬之火笼盛景，成了熨帖在游子心灵的寄托。故乡的存在，便是为了让那些远行的人始终记得回家的路。此去经年，踏雪而归，留下雪地里窝实的脚印。



《对月图》

(局部)

马远[宋]

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藏

马远(约1140~1225)，字遥父，号钦山，祖籍河中(今山西永济)，生长于临安(今浙江杭州)，南宋绘画大师。

宋代画院兴盛，北宋徽宗时有宣和画院，到南宋宫廷里也设有和北宋一样的画院，同样名家璀璨，马远与李唐、刘松年、夏圭便被并称为“南宋四家”。

马远的艺术成就以山水画最为突出，在构图、取景上善于“以偏概全”，只画一角或半边景物以表现广大空间，故马远有“马一角”的称谓。也有品评者认为马远的画为“残山剩水”。

南宋的宫廷绘画，有一个特点就是“依诗作画”，也就是先有诗，后配画的“命题画”，大概因为这个原因，马远的很多山水画作品极富诗意境。

供图·配文 络因

三轮车的“慢”时光

全釜

打从我记事时起，老屋的院子里就停着一辆三轮车。许多年过去了，它没有成为西风残照下的破铜烂铁，直到今天还一直支撑着爷爷奶奶的生计。

小时候父母外出务工，我被寄养在爷爷奶奶家。他们下地干活，我就寸步不离地跟着。那是一个秋日的下午，爷爷骑三轮车载着我去庄稼地里收黄豆。他弓着脊背，在庄稼地里挥汗，不一会儿青黄相接的黄豆便一茬茬摆放在田垄边。不知何时，艳阳躲进了密云，天很快就阴沉下来了。爷爷麻利地将黄豆梗用稻草捆好，整整齐齐地码在三轮车上。“再来一捆。”爷爷站在三轮车上呼喊，终于抢在雨点之前全部装上了车。

回程时“超载”的三轮车任凭爷爷如何用力蹬踩，速度始终上不来，就这样慢悠悠地向家的方向前行。半路上细雨飘落，爷爷不急也不恼，还对车后座上的我说：“今年的黄豆丰收啦，明天得去买只猪蹄炖蹄花汤，试试这

新黄豆的滋味。”寒来暑往，三轮车满载着硕大的玉米棒子、喷香的油菜籽、沾着露水的棉花，将庄稼人的希望与喜悦带回家，也将二老的生活装点得有声有色。

记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三轮车在我的记忆里越来越模糊。直到去年冬日的那天傍晚，爷爷奶奶用舅舅的手机跟我视频通话。聊着聊着，竟聊到了晚上。从舅舅家回去至少有2公里路，我担心他们天黑走夜路出现意外，便拜托舅舅骑摩托车送他们回去。哪知，电话那头传来一句：“我们哪里还能走那么远的路呀，骑三轮车来的，等会儿也骑回去。乖孙女，你别担心，出门在外，照顾好自己和宝宝！”霎时间，一阵心酸涌上心头，在不曾陪伴在他们身边的日子里，竟是三轮车，陪他们走过了漫长的岁月。

挂完电话，我脑海里始终盘旋着一个画面：在月亮下，爷爷骑着三轮车，在乡间公路上慢慢游荡，后座上载着奶奶，而车前面满载着对儿孙们的牵挂和眷恋。去年暑假，我终于带孩子回到了老家。我惊讶地发现，那辆

回家过年

谢飞鹏

所有的脚步
都踏上同一道路
那是归程
所有的车辆
都开向同一方向
那是家乡

一路风尘
遮挡不住满脸喜悦
无限沧桑
掩饰不了心头激动

回家过年
母亲展开慈祥的微笑
在高高的大红灯笼下
为你日夜守望

月照回家梦

程磊磊

不知不觉，一年的时光又到了尽头。在外漂泊的人们，仍然没有停下匆匆的脚步，而遥远的故乡，却越来越清晰。

临近岁末，我又不能与家人团聚迎接新年了，只得听听悱恻的思乡之曲，难免勾起深深的惆怅。

成年人的世界，总有很多不容易，即使到了岁末，也未必能放下一切。他乡的风光再美，也替代不了故乡，那才是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。

为了生活与梦想，我们常常漂泊在外，世间的人情冷暖，只能独自承受。而回家，不仅是为了能和家人团聚，享受真切快乐。更重要的是，可以让我们静下心来，去清理掉内心纷繁芜杂的尘垢，找回最初的自己。

生活不断地催着我奔赴远方，但故乡却从未停止召唤，尤其是到了旧年将尽之时。每当孩子向我问起，为何回来如此迟时？让我常常反思，远赴他乡究竟得到了什么？难道就为了赢得那两鬓霜发？时光的沧桑，现实的艰难，又怎能说得尽呢？但是，孩子那湿润稚语，让我心情跌宕之余，又感到了温情和简单的幸福。也许，陪伴才是我应该努力追求的吧！

过年回家，便是孩子们最高兴的时候。见面后，父母的嘘寒问暖便是世间最温暖的话语。在外漂泊的艰辛，在见到他们的那一刻便化为了乌有。只要我们平安到家，便是对他们最大的安慰。

富有或贫穷，并不是决定是否归家的条件。即使日暮苍山，天寒屋贫，也依然无法阻挡人们渴望回家的急切脚步。家是在人内心中自我构建的自由世界，只要心中有家，它的外在呈现便似有若无。有家在，纵使策马扬鞭，人生亦有归途；有家在，即使阅尽千山，人心方有安处。

岁末了，没有回家的人，请不必感伤，只要你心中有家，在夜深人静，明月映照之时，总会有一段奇妙的回家之旅，潜入你的梦境，让你在故乡的怀抱里，在亲人的关爱里，无忧无虑，享受一段温馨和欢乐的时光。

请放下奔波的脚步，给自己放几天假，去实现真正的回家梦吧！



《花束》
伊利亚·列宾 [俄]

玛伽供图